

山野

山 野

艾 蕪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這個長篇小說，以抗日戰爭為背景，寫中國南方一個山村在一日一夜之內抗擊敵人的鬥爭。作品刻畫了抗戰期間不同階級的不同面貌，說明工人和農民是堅決抗戰的主力，真實地反映了我國抗日戰爭這一偉大歷史階段的一個側面。原作於一九四八年出版，現經作者修改，重排出書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人民教育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 61 字數 206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$11\frac{11}{16}$ 插頁 2

1954年7月北京第1版 1955年8月北京第4次印刷

印數 33801—44100 冊

定價 (3) 0.85 元

第
一
部

山那邊的村雞，已經叫過兩次了。滿天的星子，還是非常明亮。谷底下像有濃重的潮氣，在暗暗升了上來，使人臉上感到潤溼。近邊山嶺樹林，都是黑濛濛的。一聽到前面坡底下，有江水流過的聲音，走在前頭的年輕人，不禁打趣地說：「我以爲它搬了家哩！」一面把照路的手電筒，朝坡底下射去，但什麼也不見，只一望乳白色的濃霧。後面走的老頭子，一直沒有跟這快活的年輕人搭白，光是穩重地默默地走路。

他們住在江那邊的山村裏。老頭子韋茂和這一夜是特應親家趙寶山之約，趕過江來，跟金蘭村村長盧國成開會議和的。本打算天亮才動身回去，但因前頭走的這個年輕人韋阿勁一廂太汗跑來報信，說是六七十里遠的地方，已發現了日本鬼子的隊伍，身爲一村領袖的他，便不得不連夜趕了回去。

他們下到江邊，韋阿勁就拉褲腳拉上，一面說：「和叔，讓我揹你過去吧！」
「用不着！我還沒有老哪！」韋茂聽到這時候才開腔了，簡切地說了這麼兩句，就當先拉起褲腳，走下水去。

阿勁尾在後面分辯地說：『我怕你喝醉了！你才五十二，哪算得老。』

老頭子沒聽見他的話，因為足底下濺起一片水響，蓋過了說話的聲音。阿勁趕上前去，打起手電筒照路。水冷入骨，很不好受，牙關都有些冷顫起來，但他沒有辭。他知道在這老傢伙面前，是不能訴苦的。江面上霧很大，把來時的路認不清了，兩人越走越深。冷不防走到一處地方，阿勁呵呀一聲，竟淹到褲腰，連忙退了回來。老頭子一手接過手電筒，嘲笑地說：『你還要揶揄我哩！揶揄我去見龍王麼？』

阿勁腰幹上浸滿了水，一條褲子通打溼了，禁不住忿忿地罵：『這媽媽的霧，太大了！』

白天涉過的時候，從水上波紋流動的緩急，可以看出水的深淺。同時岸上的山坡和樹木，也叫人容易分辨渡江的路徑。但現在霧遮了一切，電筒又只能照見很近的地方。而且阿勁也有幾分醉，因為他也在趙寶山手裏，接過一碗酒來喝過。然而，到底江面不大寬廣，終經兩人一步一試探地走着，看見對面模糊的坡嶺了。哪知快要上岸的時候，老頭子踏在一塊滾動的石頭上面，立即放翻了下去，連人連手電筒，都浸在水裏。這換成別人，阿勁定規要大笑起來，可是在老頭子面前，只好立刻忍着，趕忙把他扶起。沒有，兩個人了，兩人都感到伸手不見五指地黑。老頭子一面拭頭上臉上的水，一面惱怒

地裏還有鬼事情，偏偏約在夜裏！」

阿勁聽見這麼一罵，才忍住了笑，隨即小心地問：『手電筒丟了沒有？』

老頭子一邊按着手電筒的開關，冷冷地說：『是你囉就定規……』按不亮了，知道電筒進了水，壞了，於是便不再說下去。眼睛黑了一會，又能模模糊糊看見江岸了，兩人都儘快爬上岸去，脫下溼東西來擰乾。阿勁還把自己半乾的上衣，脫一件下來給老頭子穿，一面安慰地說：『我們等天亮一點再走吧？』

老頭子向坡上邊爬邊說：『傻子，歇不得，歇會受寒的！』

爬上嶺頭的時候，東方已經露出微明來了。星子也漸漸地稀少。周圍的羣山，慢慢由模模糊糊，透露出深濃的黑影。在暗藍朦朧的野草中，有小蟲在熱烈地鳴叫。聽見足聲走過，便停息一會兒。不久，星子完全不見了，天變得亮藍起來。抹着薄霧的峯巒，在逐漸褪去了夜色的陰影裏，露出了蒼綠的叢莽，彷彿才從夢中醒來一般。有初醒的鳥兒，在綠蔭蔭的林叢裏，開始發出一聲兩聲的鳴叫。起初，嶺尖處，慢慢鍍上了金色的光霧。隨即完全浴進了晴朗的陽光。最後兩人都看見了。在遠處的山間，湧起了鮮紅的朝日。兩人穿的溼褲子，都因走熱了的原故，在微微冒着水蒸汽。他們不覺得冷，只是有些疲倦。霧在散去，翻上一個最高的嶺頭，漸漸看到他們的村莊了。位置在樹木蒼鬱的山

底下，高低不一的瓦屋，現出一片靜穆的蒼黑，藍色白色的炊烟，在一縷縷地浮了起來。有些屋壁塗過石灰的，便在陽光朗照中，閃出耀眼的白色。

這個村子曾給少數日寇、僞軍和金蘭村的順民，進攻過一次，幸給韋姓族人憑着村外黑虎關的險地奮力擊退了。只離村十多里遠的一個小院子，一向爲韋姓窮人居住耕種的地方，竟拿給敵人通通燒光，沒有留下一點草木。

韋茂和拿手從額頭到下巴用力拭了一下，向村莊靜靜看了好一會，有些欣慰又有些驕傲地說：『還算好，我們這一夜，還沒有白走。』

阿勁懂得老頭子在說什麼，也不禁喜悅地說：『我看，說不定到別處去的，難道我們的虧，還沒吃够？……那次，在黑虎關中埋伏，阿龍、阿岩就看見，一下子躺下十多個……』

老頭子心情變得爽朗起來了，看了阿勁一下，嘲笑地說：『照你這麼說，爲什麼昨天晚上那樣驚驚惶惶的，活像打進村子一樣。』

年輕人並沒有紅臉，只是用慣於罵人的口吻，笑笑地說：『就是那狗操的阿春嘛，說起風就是雨的，回來找你不見，阿龍、阿岩也找不着，就急得拿鑼亂打起來。嚇得大家真像日本鬼子到了眼面前一樣。』

老頭子這時喜歡同他打趣了，邊走邊笑地說：『我看，叫你去打聽回來，怕也差不多吧？』

阿勁大聲惱怒地說：『我嗎，我不打聽確實，我是不回來的。』

老頭子見阿勁這麼認真地生氣，很是高興，就溫和地說：『對的，你是個好角色，足腿長，會跑路。……不過，阿春也不錯，你看他一個人敢到那邊去，不怕日本鬼子活捉他……』

阿勁帶着生氣的聲音埋怨地說：『這有什麼怕頭！上次我不是要去？你偏又攔着。』

他們已在走着下坡的路了，村莊早爲前面的山峯遮去。老頭子一面留心足下，一面安慰他：『你年輕一點！也許你比阿春胆大，你可不及他精細，他在城裏混過的，這個事情，還要會裝癡賣假，你不行，你太老實了。……你應該留着打衝鋒！』

阿勁愉快地紅着臉，還想說點什麼，可是聽見下面有高興的聲音，突然叫了起來，便不再說了，只顧看了下去。

下面是個平整的草地和一些長得稀疏的樹子，黃牛水牛一大羣都在那裏吃草。十多個披着蓑衣的童子，圍着火堆在烘手，都掉過頭來，在歡喜地招呼他們。草地周圍，是些高低不一的山峯，從脚到頂都長滿了常綠樹，和青青的簕竹。草地的右邊，挨着山脚的，

有山泉水在潺潺地流着。阿勁和老頭子走到火堆旁邊去，童子們就讓兩張蓑衣給他們坐。看見他們拿着溼衣裳，都穿着溼褲子，便驚異地雲着眼睛，互相點頭微笑，好像在說：「好玩呀，他們滾在水裏了。」

有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懂事地說：「快烤一烤，讓我把火撥大一點！」

韋茂和對火搓着手板，看着童子們問：「你們曉得鬼子來到什麼地方了？」

拿樹枝撥火的童子立即回答：「不曉得哪，一點也不曉得！」

火堆裏面有芋頭燒熱的氣味一股股地冒了出來。阿勁不禁笑着說：「哈，你們燒有芋頭麼？阿寶，弄一個來吃！」

撥着火的阿寶，沒有回答他，只是把火撥大。

韋老頭又問：「你們是昨晚來的，還是今天打早來的。」

一個瘦弱的童子，年紀十三四歲的，吸一下鼻子，搶着回答：「昨晚來的，阿勁哥走了不久，就來了。」

阿勁却親手拿樹枝去掏火灰，一面故意做着惡意的眼色，掃視着孩子們，小聲笑着說：「是哪一個偷來燒的？」

樹葉上不時有水珠子滴了下來，在附近地方響着。韋老頭一面說：「真是太慌張了。」

一面看一看那些牛，有的正在山邊吃草，有的躺在地上嚼着肚裏回冒出來的食料，有的則跑到樹子旁邊去擦身上的癢，他不禁詫異地說：『怎麼這麼多的牛哪！那隻黑毛白肚皮的，是哪一家的？我怎麼沒有見過？』

阿寶帶着喜悅的神情連忙說：『這是金蘭村的！』一面又轉向阿勁驚異地問：『你昨晚都不曉得麼？』

阿勁吃驚地抬起頭來，對着牛羣看，一面把滾燙的芋頭，交替地在兩隻手上拋着。一面說：『我怎麼曉得。我先走的！』

『一共有三十多隻，』阿寶興奮地繼續說下去，『都在螺螄谷裏吃草，阿岩他們去邀了過來的。』

『呵，三十多隻？』阿勁的眼睛立刻亮了，高興地叫着，一面吃着芋頭，走去看牛。

章茂和突然臉色變得青黑起來，沉默了一會，才恨恨地說：『這是搞的什麼鬼呀？……他現在在哪裏？』他一壁站了起來。

阿寶看見他發氣的樣子，胆怯地說：『他同阿明他們，在那裏守口子，說是怕那些漢奸仔打來。』

童子們早就聞見芋頭發出焦味了，但因老頭子在面前，不敢去掏，看見老頭子轉過身了，才趕緊拿樹枝去撥火灰，吸着鼻子的小木，一面小聲地埋怨阿勁：「真討厭，他把大的給我們掏去了！」

吉丁和金蘭兩村，和中國南方許多山村一樣的，械鬥的事情，歷年都有發生。而自從縣城遭到淪陷，金蘭村便投降敵人，村民並替敵人帶路來打吉丁村，放火燒吉丁村附近小院落房子。等到敵人走了，吉丁村便打過去報仇，弄得兩村的人常常以砲火相見。彼此若到鄰近的田地去耕種收穫，或到山上放牛砍柴，都須各自帶着毛瑟槍，和他們的鋤頭、鐮刀、斧頭，配合在一道。江那邊水源村的趙寶山，和吉丁、金蘭兩村的人都有點親戚關係，不忍看他們愈來愈厲害地慘鬥下去，便挺身出來，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道理，調停他們；請兩村的領袖，便在這夜渡江，去到水源村，簽字議和。其中重要的兩個條約：一是敵人到來，有什麼動作，金蘭村必須預先通知吉丁村；二是敵人進攻的時候，金蘭村人被迫充當先鋒，必須向天開槍。起初韋茂和不肯答允，他堅要金蘭村人賠償燒掉房子的損失，然後再說。經趙寶山多方勸慰，並把他拉在旁邊，暗中激昂地說：「韋親家，我請問你囉，你想帶百把人去打日本，還是想帶幾百幾千人去打日本？如今他願意暗中受你指揮，先不說別的，這給你的面子，也就天樣大哪！你老爽直人，過去

的事，一筆勾消吧，那是算不清楚的，俗話說得好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一切都看在打日本上面吧！」

議和的地方，在水源村的鄉公所裏面，原是一座供奉關聖帝君的廟子。韋茂和背着手在神殿前走了一陣，看着燈光中照着的紅臉神像，想起華容道他連曹操都放了，爲什麼自己不大度些呢？不久又看見堂侄阿勁跑來報告消息，找他回去主持，他便立即走進會談的屋子，拿起筆來簽字。趙寶山見和議告成，便高興非常，爲了鄭重起見，還當場殺了一隻大紅公雞，在關帝像前，一齊喝着鮮紅的血酒。因此，韋茂和轉回來的時候，雖是一路都在擔憂，怕鬼子攻破黑虎關，打進村子，但心裏却又拿這樣的話來安慰自己：怕什麼，我有更多的人了！而現在呢，你在外面議和，他們竟在家裏搞出岔子來！

所以韋茂和一壁喊阿勁走，一壁還在忿忿地罵：「這是搞些什麼鬼呀！」

阿勁却喜得嘴巴都合不攏，走來報告：「都長得很肥喃！」他看見韋茂和臉色不對，便不說下去了，只是去拿溼衣裳時，才咕嚕地說：「褲子都沒有烤乾就走麼？」

韋老頭子生氣地抵塞道：「你怕烤不乾麼？等會人家會點燃房子跟你烤的。」

阿勁沒說話了，只是奇怪地看他一眼，心想：「你發我的脾氣做什麼？沒有我，你昨晚淹死了哩。」隨即一眼看見小木他們在吃芋頭，便伸起手說：「唉！還有沒有？給我

一個！」

小木吸一下鼻子，白他一眼說：「又要來了，你把大的給人家掏去！」

阿勁向老頭子那面努一努嘴笑着說：「不是我要，是我幫他要，你看他沒有吃着，他生氣哪！」說得幾個孩子都笑起來了。

小木白他一眼說：「人家也同你一樣！」隨遞一個小的給他，一面叮嚀地說：「好，你拿去吃，你可不要對我媽講呀，說我們在這裏燒芋頭吃。」

「好的，今早不要告訴，……明天才告訴啦！」阿勁這麼說後，風快地跑了。

小木罵了一聲，便拿起小石頭打去，阿寶便拉住他說：「你要亂打着老頭子的！」

二

回到村莊的時候，村裏靜悄悄的，年輕的男人婦女都出去了，有些是去守口子，有些是趕着挖紅薯、花生，只有一些上年紀的人和老太婆留在家裏，他們都現着欣喜的臉色，彷彿他們全都忘記日本人要打來似的。韋老頭在村巷裏碰見招呼他的人，很生反感，惱怒地想：「你們在喜歡些什麼？」

他們有的人還告訴他：「你不曉得麼？我們昨晚得了三十多條牛哪！」

他沒有回答什麼，只沉着臉，哼一下鼻子。快要走到自己屋門的時候，只見一個孩子喊道：「媽媽，回來了！」

在他門口石礅上坐着的一個女人，穿着一身污舊衣服，足下踏着白布鞋子，趕快站了起來，眼淚含含地說：「阿叔，你曉得，房子是鬼子燒的，小春他爹是鬼子殺的……這……」說到這裏哽咽得說不出來。

韋老頭子深深地看她一眼，皺緊了眉頭說：「怎麼樣呢？這我比你還記得啦！」

阿勁連忙催促她：「阿清嫂你快說呀！阿叔要換衣裳！」

阿清嫂有些害怕似的說：「他們說牛要平分，我家吃多大的虧啦！這……」

韋老頭生氣地走了進去，嘴裏一面叱責道：「牛！」

阿勁看見阿清嫂眼淚淌出來了，就半安慰半恫嚇地說：「現在還講什麼牛？你快回去收拾東西，等下鬼子就打來了。」

阿清嫂揩着眼淚驚異地說：「不是天一亮，有人打聽回來說，鬼子沒有朝這邊開嗎？」

阿勁不禁高興地說：「沒有朝這邊開？」但又立即繼續說他恫嚇的話：「靠不住的……」

我們得有另外的報告，你快回去！」他想支使開她，不讓她再在這裏糾纏，隨即風快地走了進去。

堂屋裏正放着幾隻準備挑走的籬筐，韋老頭的女兒美珠正把裏面裝的包袱打開，韋老太婆則在屋內火急地喊：「你爸洗換的衣裳，是在印花布包裏。」

美珠一面抬起帶紅的圓臉來，看見阿勁不禁有趣地笑，小聲問：「你也落水了麼？」

韋老頭在屋裏邊脫衣裳邊問：「阿留一早回來的？……這回他買有什麼東西？」隨又大聲問，「長林喃？」

「擋都擋不倒，一早就拿桿手槍跟華峯他們跑了，這個東西，總是不肯聽話。」

韋老太婆說得氣驟起來，一面走出堂屋，親自來找東西。阿勁則從韋美珠那裏知道日本鬼子沒有開來，是阿留帶回來的消息，就愉快地向韋老太婆笑着說：「不要緊，阿林他在學校裏操過的，他比我們哪一個都能幹。」

「能幹！小鬼仔子曉得什麼？……」韋老太婆提起一個包袱來打開，忽然抬頭看見阿勁的褲子。『呵呀！你也打溼了麼？』

阿勁一直朝灶房走去，一面毫不在意地說：「不要緊！我一烤就乾了……你們吃飯沒有？」